

五、俄烏戰爭發展及近期中、歐關係觀察

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教授楊三億主稿

- 俄烏戰爭爆發後，歐洲國家避險政策空間減少，取而代之的是遏制俄國政策，中國與歐盟關係在此架構下受到相當節制。
- 中國當前調解俄烏戰爭，效果亦不顯著，惟中國調解政策亦包含對歐洲國家外交工作，期望強化中歐合作，但中歐關係仍有若干挑戰。
- 法國對中政策與歐盟戰略自主構想是影響中、歐關係發展另一要素，中、法雙方表達在此基礎上推進互動架構之意願。

（一）前言

俄烏戰爭已持續超過 1 年 3 個月，造成無數軍民死傷、帶來大量的財產損失；也對歐洲、美洲、亞洲等地產生重大影響，對各國外交政策產生極大衝擊，該場戰爭可謂是本世紀全球地緣政治變化的關鍵時刻，並改變對各國未來戰爭與和平的想像。本文從近期中國與歐洲關係發展出發，就當前雙方對戰爭如何解決、彼此政經關係發展及氣候政策對話等現況，簡析如次。

（二）競爭與合作相互交織的中、歐關係

2022 年底至 2023 年初是中國與歐洲開展密切交流的一年，2022 年 11 月德國總理蕭茲（Olaf Scholz）訪問中國，歐盟理事會主席米歇爾（Charles Michel）隨後於 12 月也訪中，兩位歐洲領導人選擇的時機都落在習近平連任中國共產黨總書記、確認政權穩固後開啟外交活動。2023 年 4 月是歐洲國家第二波訪中行程，習已連任國家主席，4 月 5 至 7 日法國總統馬克宏（Emmanuel Macron）與歐盟執委會主席馮德萊恩（Ursula von der Leyen）連袂訪中，4 月 13 日德國外交部長貝爾柏克（Annalena Baerbock）行程緊追其後。這一連串的歐中領導人會晤，歐盟理事會主席、執委會主席、法國總統、德國總理等政治領袖都會晤了中國高層政治菁英，雙方就中、歐雙邊關心事項提出看法。

觀察這一輪中、歐會談，主軸集中在俄烏戰爭、雙邊經貿、氣候

變遷與政治對話等面向，當中又以法國總統馬克宏的訪中行最受矚目，原因無他，馬克宏訪中行所展現的戰略自主意涵最為顯著，馬克宏刻意從合作面向切入對中政策，嘗試以更多的經濟交流、政治對話與氣候政策合作來解決雙邊問題；除此之外，馬克宏也刻意迴避臺海議題，強調法國要避免陷入美中對抗局面。

（三）中國試圖調解俄烏戰爭的外交行動

對歐洲國家而言，戰爭對歐洲安全、能源、通膨、難民、糧食等議題產生諸多負面影響，但戰爭對中國衝擊反而較小，這可從中國在能源進口與俄國更為親中的政治利益看出，中國對促進和談並無急迫性。不過中國日前仍派出「歐亞事務特別代表」李輝前往俄羅斯、烏克蘭與鄰近國家波蘭、法國、德國等國進行訪問，提出中國版的戰爭和解方案。觀察李輝 12 天的訪歐行程，自承依然存在著戰爭升級風險，而且坦言俄烏雙方要和談出成果仍相當困難，也就隱含戰爭仍將持續相當長一段時間。

對中國來說，當前中國最重要的政策目標並非力勸俄烏雙方停戰，因為觀察戰場發展，俄國與烏克蘭雙方仍在烏克蘭東部地區僵持，俄烏雙方未有明顯的戰場優劣勢，因此當下雙方沒有談判、盡速和談退兵的動力。另因俄烏雙方仍有相當足夠資源，支持戰爭進行，俄國仍有相當能力進行徵兵與動員資源，烏克蘭也持續獲得西方國家大力奧援，在雙方意願與能力條件沒有明顯變化情況下，中國很難促成俄烏和談。因此從當前促談作為來看，中國雖以促談為名，但實際上透過穿梭外交，北京希望能爭取歐洲國家站在與中國相近的立場，我們可以從先前中國拋出的 12 點和平計畫中看出，北京意欲擴大與若干歐洲國家的合作機制，用意極其明顯，今年 4 月馬克宏與馮德萊恩訪中提及，中、法雙邊有意在政治對話（元首級）、世界安全（強化聯合國體系）、經濟交流（縮減雙邊貿易逆差）、人文（旅遊與文化層面交流）、全球性挑戰（糧食危機與氣候變遷）等多重面向合作，顯示雙方有意提升合作層次。

不過近期中國在歐洲地區的外交工作並非一帆風順，中、歐關係

存在若干挑戰，立陶宛先是於 2021 年正式退出中國-中東歐合作機制（17+1）、愛沙尼亞與拉脫維亞隨後也於 2022 年退出，17+1 平臺減為 14+1。另外，與臺灣友好的捷克今年 3 月也組了一個將近 150 人的參訪團、並由該國眾議院議長艾達莫娃（Markéta Pekarová Adamová）率團訪臺。世界七大工業國（G-7）唯一與中國簽署帶路倡議備忘錄的義大利，也在近期因為帶路倡議並未發揮具體功效、未能實質提高雙邊貿易，傳出是否要中斷與中國續簽的討論，這些都是中國想藉調解戰爭之際解決的政治目標。

（四）結語

首先，從權力結構面向來看，2022 年爆發的俄烏戰爭使得多數歐洲國家重新認識戰爭、體會到歐洲安全格局正在轉變，這也造成採取避險策略的歐洲國家逐步向抗衡俄國的方向前進。中國在俄烏戰爭過程中扮演的角色便顯得有些尷尬，中方不僅持續自俄國購入能源，同時也未積極支持聯合國大會譴責俄國議案；不過從另一方面來看，中國也未提供俄國直接軍事援助、未擴大俄烏戰爭規模。中國在俄國與烏克蘭兩國間平衡立場，因此受到歐盟與會員國的注意，並期望中國能扮演解決戰爭更積極的角色。

其次，由於前述歐洲國家立場出現變化，若干國家正逐步拋棄避險策略，北京在歐洲的帶路倡議推動因此受到一定程度影響，現正試圖努力爭取仍採取避險策略的歐洲國家，法國與德國是目前中國對歐政策重點，未來中歐雙方在經貿交流、印太區域與氣候政策等領域應會繼續推進合作關係（此即為中共總理李強首次出訪選擇德、法兩國主因）。

再者，中國與歐盟同為全球權力結構下的重要行為者，歐盟近期更有尋求加強戰略自主的呼聲，中、歐雙邊發展將不僅對前述雙邊經貿、政治對話框架發生影響，中、歐未來戰略互動，也將對全球權力結構產生衝擊，我們應該對此投注更多關注。

今年 6 月起烏克蘭已展開其對烏克蘭東部與南部俄國占領區的反攻行動，截至目前，雙方戰況仍未臻明確，但烏克蘭的軍事反攻有很重要的意義，如果烏克蘭能在戰場上擊退俄軍、收復更多失土，則

軍事上的進展就能支撐未來烏克蘭開展與俄國的政治和談基礎；相對的，如果烏國未來無法在戰場上展現擊退俄軍能力，西方國家對烏方援助的力道可能受到影響（降低對烏國的政治支持或期望其改採和談作為）。如果西方支持強度發生變化，將可能削弱烏克蘭當前力抗俄國立場、強化中國的調解角色，使得中國的和平計畫變成可能選項。